成都新聞

中華郵政登記為新聞紙類　二十四年一月二十日（星期日）

第陸貳叁號

社址　東御街壹叁柒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學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二角五　半年一元三角五　全年[illegible]　外縣加郵費一角五

成都唯一無二戲園　小舞台　今日演唱小狀元譜　價目　每位票價二百文　全月包廂三十

請注意　初級幾何學　現已出版了　代售處成都東御街卅貳號學業印刷社

黃靜餘失契啟

竊靜餘本年古歷十月內經中證介紹承買溫江縣第六區倪樹琴所有祖業在該縣第五區岩得臥郭家院子地方共約四十三畝零昨冬月廿五日已經過稅驗契接佃暨各種買田手續辦清由溫江乘車返省不料所帶之各種契約憑據概行失掉除向溫江縣政府備案存查並又商同中證與倪姓賣主另立另契約過契稅另行辦清買賣田地各種手續外無論何人拾得裕豐堂黃靜餘各項紙約憑據概作廢紙若有拾得原件送至祠堂街長生店者酬洋二元特此申明

衛玉獅帶第二集　本書計三十回印刷精良大字大本前印兩次俱銷售一空茲致使購書者勞往返現在三版出書特歡迎閱者爾一期每冊只售大洋一元過期無折外縣函購郵票代價本報發行部經售

滑稽香艷小說　續太太外史　全一冊售洋四角外縣郵票代價另加寄費五仙　本報發行部經售

新興餐館已經開幕　總興街六十一號　地點宏敞。座位舒適。飲食精美。招待週到。大宴小飲。隨皆適宜。[illegible]

常墓被盜感言

近年北方盜墓之風甚熾，明代如魏璫墓，清代如世祖康熙高宗乾隆之陵，近人如譚叫天的墓，都被發掘了，最近數月中，報上總沒有盜墓的紀載，其實還是盜無可盜，沒處下手，並非此風已戢，只要曉得了那裡有古墓，還是要盜的，所以前日又見報載常遇春墓被盜了，

津電，唐山西常各莊有明將開平王常遇春墓，近被宵小盜掘，墓內所藏殉葬寶物，均被盜出，常屍亦被拖出，並未腐壞，屍著明代武秩服，尸半腐，雖然未說明殉葬寶物是什麼，但從『並未腐壞』推想上去，大概寶物不少，且必多希世的寶物，不然，常屍何能歷五六百年還未腐壞呢

盜墓之風，本來不自今始，赤眉握呂后墓，只淫其屍，怕要算是盜墓的濫觴，而呂墓中的殉葬寶物也不少，不然，又怎能歷數百年而其屍猶能淫，後世之人，對此也就該有點凜然，不必以寶物殉葬，免得歷若干年後有露屍之慘了，然而被 者儘管被，歷代王侯將相，依然要以寶物殉葬，坐使盜墓之風，永無戢時，關於這點，我倒很欽佩郭雀兒有識見呢，

添演 鴛鴦夢　鄧沛撰

第八齣　悟道

(上水尸)吓。却原是一個人。被水淹死。待我用將物他撥到岸邊去。見他赤足光頭。身著藍衿。已被水冲破。原來是一位書生。如此扁扁男兒。為何不慎。被水淹沒。真是可嘆呵(唱)(江頭桂)堪嘆伊家少年薄倖。(又)不幸沉淪在水濱。你看他赤足光頭真堪憫。兩眼睜睜望不見親人。(介)想我乃修道之人。慈悲為本。不如將他載回山中。金丹度轉。救他一命。也是一件大功大德。待我將他盤上舟來(未完)

王洪順 博士信箱

(問)『人為生存而吃飯呢？還是為吃飯而生存』？在徵貓想有差不多，即有分別，亦沒有一清楚的界限，但是據人說』：『在哲學上，有很大的差別』；可惜做貓並未研究哲學，所以徵求王先生本人對于這個問題及社會現象上，哲學上對於這問題何者為是？何者為否？且加以說明及舉實，模稜式，兩可式，騎牆式等相似之詞，請絕對不可加入。（老貓）

(答)『為吃飯而生存，不為生存而吃飯』。你看初生的小孩他，也要生存，但並不吃飯，爾吃乳。吃飯就是做事業，人生的目的，在做事業，不做事業而白活一世，真是飯桶衣架。

(問)『天』字何意？它有多少高？多少厚？多少輕——或重——？是硬性還是軟性？萬能的洪順哥，請你給我個圓滿答覆。（周鐵漢）

(答)天，就是婦女們的丈夫。所以高厚可以用尺量，輕重可立夏日秤他一秤，男子當然是硬性。

管吸

你要此玩玩幾個大銅錢可以解愁可以解悶

值得

請諸位看看做一點小生易無論親朋無論戚友不賒

婦女必讀 治家寶書 淒婆經　王婆婆口述 男洪順筆記 (續)

第六章　惡嫉出章　欲尋短見　服毒樑懸　誰人阻管　除死為災

又或遠竄　異鄉化緣　衣食乏缺　凍餓誰憐　流為乞丐　度日如年

終久命短　死到陰間　地獄遊徧　刑罰受完　血污池內　難得出來

扨難受滿　禽獸轉胎　難復人面　永遠悲哀　女子不慎　就是這般

拭目佇望　蘭桂芬蕃　螽斯衍慶　舉家騰歡　原為如此　始結姻緣

湘潭發現 △大龜

▲大似米篩 ▲五十三斤

湘潭特訊，縣屬南鄉第七區松柏橋地方，有龍泉塘一口，約二十餘畝田之大，歷年未曾激底，本年因旱災奇重，泉源枯竭，繼以冬旱，附近十數里之居民，皆在此取水吸陰，以致將塘杓水無存，在該塘內捉獲烏龜一個，大似米篩，計重五十三斤，鄉人視為奇異，謂係龜精，乃不祥之兆，竟延巫師，誦經化錢，將此龜送至花石大河，以化解凶神云，

小舞台

慨獻元　審百案　第四幕　賀壽

小時皮鞭未離手。大來 罵不休。嬌小未將世看透。倚門賣笑而含羞。可憐奴含苞未放花枝柔。便化了落紅片片委泥湫。心酸反自惹客嫌。幾番抬頭幾番羞。猜拳飛觴三更後。嬌啼浪語五鼓收。佳節思親人易瘦。默乜無言恨悠悠。春風吹奴羅衫透。怕照菱花覷顏愁。新仇舊恨眉鎖扣。夏水滔滔未比憂。秋來人同黃花瘦。寒燈影裡嗟聲幽。冬雪飄飄朔風吼。尤為情人立街頭。夜闌月晦人靜候。奴也曾幾番思念淚流。鐘情只應天上有。護花難託少年儔。說甚麼恩高情廣天生就。一夜消去兩兩休。說甚麼山盟海誓仁義有。還不是。為免闌心到青樓。說甚麼。前世姻緣月老搆。一朝花謝便掉頭。花開時。惜花人爭祝香酒。花謝時。誰掘埋塚掩風流。(未完)

○○○

三付妙聯

任憑你能說能行，到此大難發時，還有力否

須知我不賒不欠，且把長槍放下，快數錢來

我跑到雲南貴州辦起來費許多心機無非將本求利熬成了一四合你獨此橫搖直擺儘

哀情小說 續姊妹花

第六章　喜慶更生　(123)

濟兒。南兒。這兩個孩子不用說。也只得由李大嫂暫時看顧。好了。大寶回來了。大寶穿着新衣。改換了模樣。越發美麗了。桃哥這一喜。不是胡謅。至少要在一百二十度以上。那一個興奮。愉快的情形。簡直也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瞧他的情狀。至少可把一個數月莫有見面的嬌妻二寶。當作一件天上吊下來的。或者是龍嘴裡吐出來的。世界上唯一無二的希世奇珍。一切痛苦盡都遺忘。病體立地痊癒了大半。這種帶着神祕性的心理作用。恐怕誰都莫有能耐參的透。桃哥站起身來 手握住了大寶的手。笑容滿面的望定了他。一疊連聲向他詢問。那一種驚喜交集的神態。簡直不是言語所能形容。但是在這情形之下。他的那位愛妻。大寶。却是。甜酸苦辣。一齊上了心頭。反倒一句話兒說不上。呆怔怔地望着他儘管發楞。媽。媽。媽。

紀實武俠小說 江湖大俠 (五四)

第五回　梟雄親邪道欣得奇書　賈客拜神堂敬服嚴規

跑堂的引左香山到史客人座頭跟前，香山留神細看，那位史客人已是四十開外年紀，方面大耳，神完氣定，胎貌兒很是不俗，和他談話之後，才知他姓史的名遠，乃是北京人氏，素以販賣古董為業，此番到省城，羨慕藍耀青，特來拜訪，言辭之間頗有入會之意，微露能否允許加入的口風，左香山見他人品不俗，他若入會，既是北京人，却能便他收羅北京方面的會友了，當下便對他道，尊駕若是有意入會，只須在神前求拜，神人如允尊駕入會，會友便無異議着，史遠聽欣然道，但不知神人允許允許不允許，怎能知道，香山道，神前禮拜之後，凡是誠意的人，爐中的香頭，似一條白線，直向空際，這便是神人表示允意，萬一求者不誠，香上的爐頭，便會四散，這便是神人表示不允許，史遠點頭道，原來如此，我却誠心入會，可能容我神前一拜，

訂書諸君注意　玉獅帶二三集　共計四冊　刻已出版請預約　諸君持劵到社取書　二三集定價大洋貳元正

長發和號
專門零售
口蘑 每斤二千八
五香蘑豆鼓 每斤二千二
批發販莊格外廉價
住東門口下東大街九十七號

普耶明
克痔哥
爲痔瘡眼科聖藥也
敬啟者部人感覺成都市眼科及痔症甚爲缺之良藥以救同胞之危爰救向福建老省接洽特得同意允諾入川推銷特將普耶明及克痔哥兩種由鄭交運到蓉凡購有藥務須注意爲確有藥到病除之效可言之不謬矣
送診八鐘起十鐘止時間貧苦不取分文出診費午十一鐘起四時間鐘止收費二元夜間加倍夾費在外成都植記入佰全隊直字謹啟北上打金街一百寄二號

隱廬南貨商店
少城公園門口
廉價出頂
啓者鄙人近因要事赴渝，特將本店全堂器具，廉價出頂，如欲頂者希向櫃上交涉可也

雀斑內消丸
總批發上海協和大藥房
專治男女面生雀斑土疵痣子粉刺內服無不立見奇效內服有詳細說明
每瓶暫售大洋五角
成都經售處 安樂藥房 華勝藥房 華義藥房

智育影院
一月十三日起演
小船主

尋人啟事
啓者茲有羅山元之女名鳳貞年十四歲許與煥章之子爲室已於民二十年四月接過煥章家下作童養媳因本年陰曆八月初十日出街購物被奸人誘拐潛逃在外至今已數月信杳無音除在公安局備案懇予追緝外煥章乃與山元會商登報尋覓如有知其下落者請至馬家巷街三十一號院內李鳳鳴家（下一女之乾娘處）酬大洋三元報信者二元決不空說 楊煥章謹啓

愛國歷史長篇小說

玉獅帶

第八十回 杭州城三英救李虎 臨潼關羣賊搜儲君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馬成龍見家將等，已將萬全打得個半死，方命停刑，立敎將府衛卒，一齊逐外，萬全交往三法司發落，沈謙聽着，直氣得個發昏章第拾叁，牢騷做聲不得，正自氣憤交集，探卒却如飛來報，言說潼關守將萬人傑，命中軍前來稟報，道太子李純，與長安禁衛都統領俞華文，一同逃赴潼關，當被守將萬人傑擋獲，俞華文言語挺撞，竟自恃武勇，拔刀厮殺，俞華文須被擒獲，太子李純，竟潛逃無蹤，沈謙聽得，不由驚喜交加，急命火速傳齊馬隊，親自率着，直撲潼關來，親詢俞華文，究竟是誰人主謀，一面懸出重賞提拿太子，原來太子李純，與俞統領，逃出長安，直撲潼關進行，這日走到潼關，俞華文取出定國公府金批令箭，交與守衛軍健驗訖，道是奉了定國公馬成龍之命，往河南公幹，守關軍健，驗了一遍，見無破綻，正欲放俞華文君臣出關，不料復逢着萬人傑到來，萬人傑曾與俞華文在沈府聚晤一次，此日見面，俞華文便恐惶，萬人傑一看見俞華文，忙下馬來道，俞兄何事出關，爲何來至此處，都不與小弟衙中一敘，俞華文知道這萬人傑，乃是沈謙黨羽，更兼武藝高強，力可兼人，曾隻手舉過慈恩寺內石鼓，故爾沈謙力荐爲潼關守將，以便盤查過往臣僚，俞華文見萬人傑來到，知道今日定必凶多吉少，不說潼關尚有數萬守軍，單逢着萬人傑一人，被他看出破綻，也休想逃出虎口，萬人傑見俞華文一時對答不出，不猶心疑，復問左右，怎麼俞爺來此，都不通報，左右却呈上金批令箭，偹述一切，萬人傑疑心更重，便掉頭向俞華文開道，俞將軍不在京師供職，巧裝更換，意欲混出潼關，到河南有何公幹，俞華文見萬人傑猛然放下臉來，心裡更爲吃驚，那經得萬人傑在厲聲厲色的喝問，不由神色俱變，萬人傑更加注視，將才欲重加盤詰，京中探馬，已如飛來報，道沈太師通令，言太子李純，串通長安禁衛都統領俞華文，逃走出京，今上有旨，各府州縣，俱各准繪形捉拿，若拿獲叛臣逆子者，封萬戶侯，並賞黃金三千兩，若敢窩留叛臣俞華文，逆子李純者，定當一併加戮，立予撤職，萬人傑聽着這道諭命，便掉轉頭向左右道，爾等還看着做甚，迅予將叛臣逆子，與爺拿下，俞華文見沈謙旨命到來，早已便作準備，不俟萬人傑開腔，急舞刀反撲向萬人傑來，萬人傑猛見俞華文捨命撲來，卻吃了一驚，急忙將身子略閃時，俞華文便借此機，夾着太子，跳出圈外，手舞刀上下翻飛，只砍得潼關守卒，東偏西倒，俞華文衝出圍重急救下太子，教太子李純，迅速由岔路逃走，臣縱戰死，也無恐懼，太子李純聽俞華文這樣說，不由垂淚道，小將軍，你爲了孤，拋棄職守，孤已覺悲，豈可爲孤，在輕捨性命嗎，俞將軍萬千不可，孤自願捨此一死，以贖俞將軍之罪，俞華文急得頓足道，御下休出此言，迅速逃走要緊，臣受定國公重託，縱死亦不敢怨，御下若有一差二錯，小臣如何能往見定國公，君臣二人，正自爭執，那面萬人傑，已經披掛齊整，牽了馬隊，追赶下來，萬人傑使兩桿金頂猴牙棒，跨在馬上，晃若天神般，遠遠地便高喝如雷，俞華文見追軍逼攏，也就不暇，再與太子爭執，急將身軀一矮，丟了太子，舞刀直往萬人傑撲來，太子見俞華文，又已撲上前去，自己若在不走，兩個都吃他捉住，那更難逃得性命，太子李純，當即依着俞華文的意見，由岔道穿出，望着路僻人稀的地方飛奔，一面走，一面又不時掉頭來看，看有追兵趕來，走了一程，天色已晚，太子李純，久居深宮，怎吃得這行路痛苦，更兼小小年幼，不知世故，又提防着後面追兵，担受恐嚇，早已跑得滿頭大汗，屁酸腿軟，四肢乏力，走到所茅屋邊，在也走動不動，腹中雷鳴，饑腸轆轆，四肢無力，頭暈眼花，李純無奈，只好倚着那茅屋前，一顆大松樹憩息，將喘過氣來，那茅屋門呀的聲，便開處，走出個稍長大漢來，身着藍布大氅，手裡執着隻油燭，將開門，狂風一捲，那燭影搖乜不定，稍長大漢，急用一隻手來遮，一面遮着亮，一面便移步向松樹傍走來，燭光一閃，那大漢猛見個黑越越東西，倒不由駭了一跳，忙喝問是誰，

大字大本
玉獅帶全部
初二三集
共五冊
全部二三元
刻已出版

大明二十七俠

二五二

第六十五回 馬青鋒獨闖瑯琊寨 魚兒仁火焚胭壽松

馬青鋒聽得此言，心中着急，說道爺，這瑯琊寨在何處，離此多遠，寨主是誰，張大用道，馬兄不知嗎，待貧道告訴你罷，這瑯琊寨，山勢巍峨，離此約有十里地，山上有一股草寇，爲首的名喚蝦二寶，生得短小精悍，乃外號人稱火赤練，使兩口倭刀，猛勇無比，練就一身蝦蟆氣，能避刀槍，鎮上余文達開的館子，乃是給瑯琊寨五虎寨兩處做眼線的，蝦二寶手下人數雖不多，但都是些陝西人，住在山洞是生成的習慣，又都不怕死，雖只三五百人，真可敵得住二三千精壯士卒，他寨中我雖未到過，但聽人言，寨中房屋，真可比得銅牆鐵壁，馬青鋒聽罷此言，即起身向大衆抱拳道，兄弟和公孫兄，自京城出來，一路同行，不料在此遇此意外，兄弟意欲懇求諸兄，助我一臂之力，救公孫兄出險，以全朋友之誼，不知衆位兄長，意下如何，言子騫等四人，見師弟這般說，都讚賢弟放心，有我等在此，豈有不幫忙之理嗎，李如龍兄弟，正在要請馬青鋒同去要緊，自然無有不贊成之說，張大用却因本人在此出家，不便與余文達等一幫人破臉，坐在一傍，不曾開口，衆人問他怎樣，張大用將自已的困難說了，衆人方纔知他心事，因他處境如此，却也不好怪他，遂說道爺是出家人，不去也罷了，說着話，道童走來，開飯了，這會兒時間不早，晚飯該弄什麼菜，張大用回說葷素兩便，弄得豐盛些，如缺少什麼，快些到街上去買，道童應命退去，馬青鋒方纔覺得腹中饑餓，原來自己還是上午吃的酒和菜，尚未吃過中飯，遂說道爺，可有甚現成的點心麼，兄弟腹中有些餓了呢，張大用道，有有有，說着起身，喚了名道童來，吩咐前面去取現成的點心，裝成幾盤來，

滑稽社會長篇小說

王博士

二三〇

第十七回 買學森試驗落第 毛一非登報尋夫

吳仁格也不答應他的話，夾住那塊熱香撲鼻的雞肉，直往毛一非的嘴裏送，毛一非嘴巴，像是吳仁格在管，見了那塊雞肉到來，竟不服毛一非絕食的主張，淡淡一笑，將這塊雞脲，吞下喉去，吳仁格急叫菜館盛了兩碗飯來，與毛一非共同享受這鍋炖朵，兩個吃了一會，直吃到碗底現花，銅鍋打滾，毛一非方才嘆息了一聲道，世間上多情女子能找，要找買寶玉這種多情男子，確實便不容易了，吳仁格噗哧一聲笑道，多情男子到容易找，不過毛姑娘認不着他，毛一非驚道，誰又是多情男子呢，吳仁格用牙筷指着自己鼻子道，我吳仁格便是天下第一多情多義心懷不二的買寶玉式的美貌男子，毛一非聽着，不由臉上一紅，忸怩道，我可不信，怎麼我同你認識那樣久，你一點也不像買寶玉咧，吳仁格嘆了一口氣道，這裡面的道理很難說，你不是外人，我實對你說了吧，我同王洪順，本來是同學，由小學要大學，又同美國留學，他得了情學博士，我便去，中了經濟科的博士，那時，他簡直是個窮光蛋，一錢莫有，然而我是擁着數十萬的巨貲，毛一非驚道，喝，吳仁格又緩乜的說道，他回來要開肉麻小報，莫有錢買紙，還是我在聚興誠銀行取了壹萬元給他，肉麻小報，方才開張，毛姑娘，我仁格，不過因我父母，逼迫着要我去學經濟科，假使要我去考情學科，哼，現在那裏還有甚麼王洪順，張洪順，我吳洪順的名字，早已刊在成都新聞上了，現在我正約幾個朋友，來打算辦一片筋痛晚刊，一俟抵擋他這肉麻小報，我成功，毛姑娘，你看他王洪順，還敢如此糊鬧不，即着吳仁格，又大聲武氣的，背給毛一非聽，東山上，還有若干狗地芽田，拿來當了，去買五萬萬令新聞紙，西山上，還積得有若干紅花米，二五八逢牛市口的時候，將他賣去，便能開八家印刷公司，專印此種晚刊，每日能印六千八百五十二萬三千四百六十七張半，圍繞地球，八十九轉有零，吳仁格說得口沫亂飛，更加了不少的烏七八糟，毛一非聽着，也爲之解顏一笑，